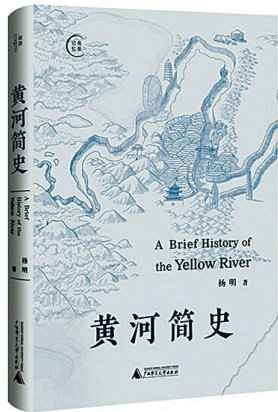


书里书外

## 大河之治和那些沧桑故事

——读杨明《黄河简史》



胡艳丽

黄河奔涌，故事不息，文化不息。

杨明所著的《黄河简史》以奇丽的神话开篇，将黄河奔涌恣肆的历史与中国的传说、文化、历史杂糅在一起，引领读者重回大河“源头”，乘着黄河波涛，在数千年的人河交战与交融中，感受那些惊心动魄的大河往事和华夏故事。

所谓“三十年河东、三十年河西”，正是历史上黄河河道摇摆不定的真实写照。书中，作者以黄河历史上的五次大改道为轴，串联历代黄河治理及与之休戚相关的治河人物、帝王将相。整本书读下来，正如黄河九曲，风景百转。

禹的大河之治在上古时期，天马行空的神话传说令今人难以分清何为真实、何为梦幻，但禹河故道在今天的中国大地上仍有迹可循。作者指出，禹的治河是在父亲鲧“围堵障”的基础上，再勘地形、测湖泊，因势利导，疏堵结合，“左准绳、右规矩，载四时以开九州，通九道，陂九泽，度九山”。禹肇路蓝缕以启山林，形成的禹河故道，稳定了相当长的时间。随着黄河携带的泥沙不断淤积，黄河在春秋时期终于发生了第一次大改道，向东南方向平移了一百公里。

行笔至此，秦汉时期的大河之治已经呼之欲出，频繁摆动的河道导致河患不断，不仅两岸百姓朝不保夕，农田灌溉和水运系统也受到了威胁。秦一统天下，除了修万里长城之外，还为黄河修筑了千里长堤，此举一度缚住了桀骜不驯的大河，在秦的兴衰及大初兴之时，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千万不要以为，治理黄河仅仅是人与自然的抗争。作者在书中，一再指出当人类的活动足以影响自然，当政治的因素影响了当政者的决策，黄河治与不治，怎么治，就不仅仅是单纯的水利问题，其中错综复杂的关系，有时是扯不断理还乱。汉武帝因当权舅舅的私心，而一再貽误治河之机，导致黄河泛滥多年，直至舅舅死后，才下定决心治河并亲自参加堵口。待到西汉年间，王景受命于危难，“商度地势，凿山阜，破砥绩，直截沟洫，防遏冲要，疏决壅积，十里立一水门，令更相洎”，开启了安流千年的传奇。

黄河携沙漫道，带来了多少人的生死荣辱？贤臣纵有治河之能，尚要有当政者的识才之眼，还要有风清气正的政治风气，以及丰厚的国力、财力支撑。在社会的平穩期，大河治理成为官员宦海沉浮的杠杆，有人借治河谋利，有人因治河含冤，有人平步青云，有人饱尝世事冷暖。一旦遇到战乱，大河治理便与战争搅到了一起，大河既可是守方的盾牌，也可是攻方的千军万马，还有人借机开堵口之机，自己脚底抹油，“水遁”而去。

作者将数千年治河故事娓娓道来，纵横勾连，经纬交错，涛声、风声与人语声声相和。时光流转，故事成了时光的波纹，黄河自顾滔滔。转瞬来到民国，人们大多忘记了历史上那些治河名臣，他们是贾鲁、刘大夏、靳辅等，他们上马能武、下马能治、提笔能文，只可惜他们的星辉在历史中即将消逝殆尽了。

民国之时，西学东渐，那个最混乱、最癫狂的历史时期，大师辈出。听闻辛亥革命，一位愤怒的青年，买了一把左轮手枪和几十发子弹，匆匆从德国赶回国内。可当他回来，战事已停，北洋政府成立了，他扑了个空。只能转道离国，当他再次归来时，已学得一身水利知识。这位热血青年就是李仪祉。他先创办水利专科学校，教书育人，融汇中西，为中国培养了一批水利人才；后出任新中国黄河水利委员会第一任委员长，通过系统的调查研究，提出解决泥沙问题的途径——上、中、下游统一治理，并首次提出治理黄河的重点应放在西北黄土高原上。李仪祉后任陕西省建设厅厅长，两袖清风干实事，修建泾惠渠福荫一方百姓，一渠建成再一渠，在那期间，规模宏大的“关中八惠”灌溉工程全面建成。

《黄河简史》从大禹治水、王景开安流的千年传奇，再到李仪祉的大河之治，及新中国成立后的黄河治理，如数家珍，其中有叹息、激励、怜恤，也不乏愤怒和调侃。俱往矣，今天的黄河治理，还要看这一代的风流人物。中华数千年的文明传承不息，与大河恢弘的变迁治理辉映如歌，这一部《黄河简史》可谓精彩纷呈，多少帝王逸事、名臣风采、市井百态，以及近现代的家国荣辱尽在其中。掩卷回首，中国人治河的风采，都浓缩成了大禹举起的开山巨斧，融入中华文化的血脉。

《黄河简史》杨明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

# 会心处不必在远

## ——谈谈《我读齐白石》一书

郑从彦

大家都在读齐白石，读齐白石的画笔，感受妙趣横生；读齐白石的画跋，参悟文字奥妙；读齐白石的篆刻，欣赏红白之趣，无人不企求在这位大师身上，能一窥绘画的堂奥。

新中国第一代美术工作者、动画短片《三个和尚》的创作者韩羽先生也是齐白石的忠实粉丝。作为一位“九〇后”，虽年事已高，却对艺术永葆初心。韩老从齐白石画作本身切入，由画理推及文思，由艺术观照人生，“玩之不觉为倦”。

艺术的根本在有意味，而创造一件艺术精品 的秘诀，在于寻得生命经验和文化经验。白石老人的画作，恰是将两者完美结合并用艺术的形式进行呈现。白石老人画柴耙（搂柴拾草之农具），表面看来最是简单，最容易画，实则却最难画。在“难”与“易”的博弈中，白石老人化险为夷，让俗物登上了大雅之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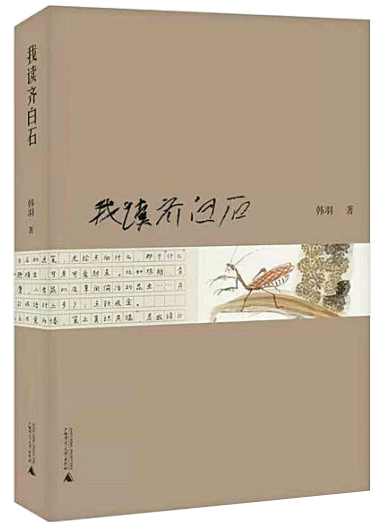
在韩羽看来，白石老人是“简”“繁”转换的高手：“白石老人画柴耙，允称涉险而又能化险。柴耙就器物讲，应说‘简单’；从绘画讲，又应说实不‘简单’。看那弹性的耙柄，硬挺的耙齿，不同部位的不同质感，在显示出画中柴耙的‘简单’中的‘复杂’。表明了白石老人不仅面对复杂的事物能从‘繁’中看出‘简’来，删繁就简；而且又能从‘简’中看出‘繁’来，因为任何事物，简单中都蕴含着复杂。”除却时空的差异，两位老人在艺术上完成了对话和共鸣。艺术的魅力，生命的活力，文化的动力，妙不可言。

人言作画贵在画龙点睛，读画的重点也恰在轻轻一“点”，一击而中。观《小鱼都

来》，韩老认为没有钓钩的钓竿颇堪玩味。在人看来，钓鱼之乐，在闲情逸致，在消烦解闷；可在鱼看来，那是充满杀机，是大祸临头。“没有了钓钩，安知我不知鱼之乐。”在齐老的画里，韩老看到了人鱼和谐，其乐融融。赏《牧牛图》，韩老指点小友细看缰绳。“那缰绳是弯曲着哩，还是直着哩？”小友顿悟：这拽直了的缰绳，就是那个“急”字的形象化，牧童急着往家里走，因为他知道祖母和母亲在惦记着他。在韩老心里，白石老人手上握的定是一支神笔，其在直白和含蓄间游走，既让画作一目了然，又令观者玩味不尽。韩老慨叹齐白石的画有如白居易的诗，“用常得奇”，看似稀松平常，其实内有乾坤。

中国画，文画互动，画之趣常与文之巧妙，桴鼓相应。提到齐白石的讽喻人世丑恶的画作，总绕不开《不倒翁》与《他日相呼》。在韩老看来，《不倒翁》是“以丑对丑”，画中的形象是小丑，诗文“通身何处有心肝”则将那小丑剥皮抽筋，使之愈见其丑；而《他日相呼》是“以美对丑”，宠物干丑事——偷吃，有“卿本佳人，奈何做贼”之憾。白石老人加了四字“他日相呼”，不禁让人深思“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”。寥寥几笔，可数之字，小中见大，直击人心。

韩羽先生读齐白石画作后作 50 篇文。一画一文，文画相生，文画之后，哲思满满。常言道，熟能生巧。可韩羽却曰：“‘生’也能生巧。”因为“齐白石作画，不囿于成法，不落方隅，总是能出新招儿，给人以意外、以陌生新奇之感，质以传真，吞吐有神”。这样的思辨，也恰应了郑板桥的论画名言——“画到生时是熟时”。



韩老深信在艺术上最美妙的审美经验，常常是由不同感官的相互暗示来完成的。于是在书写读画的文字时，也应向作画看齐，讲求“妙在似与不似之间”。这一点，在作者取题中就可可见一斑。如《峰无语而壑有声》，是从“万壑有声含晚籁，数峰无语立斜阳”一句中简化得之。峰指山峰，壑即山沟，看似“无语”，实则“有声”，用以暗指齐白石的《白菜冬笋》一画的跋语：“曾文正公云：鸡鸭汤煮萝卜白菜，远胜满汉筵席二十四味。余谓文正公此语犹有富贵气，不若冬笋炒白菜，不借他味，满汉筵席真不如也”，是言在此而意在彼。哲学和绘画，看似风马牛不相及，一个是抽象思维，一个是视觉观赏。但是，齐白石的绘画作品中富含哲理，而这也助了韩羽一臂之力，让其悟得齐白石绘画艺术的真谛。

韩羽以为，作画有三要：直观感觉，悟到通神，表述。白石老人俱达之。吾琢磨，韩羽读白石之画似也有三趣：行文有童趣，虽如小孩子说话，笔墨却触及要害；文思如泉涌，浑然天成是天趣；为人坦荡率真，实在有趣而有趣。

《我读齐白石》韩羽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

老慈

前几年读过管弦的《药草芬芳——发现中医药之美》(人民出版社出版)，被她笔下灵动的药草、优美的文字深深折服。听闻她的新书《毒草芬芳》上市，便第一时间人手了一本。

拿在手里，足足的 16 开本，厚重、大气。封面鎏金、色彩艳丽。内封黑底，衬着“毒草芬芳”4 个白字，似乎在诠释“毒草”的内涵。快速翻阅全书，50 篇文章，50 味有毒的药草，每一味都配了一页精美的手绘水彩画。摩挲在手里，美美的感觉，让人抑制不住一口气读完的欲望。于是，一个下午就在阅读中轻松度过了。

诚如作者所言，这是一本发现有 毒药草魅力的书！

但掩卷遐思，作者游刃于这些有毒药草的特性、功用和历史、传说中，优美的文字如行云流水一般，真正想表达的是 什么？她所说的毒草魅力又是什么呢？

在一些人的记忆中，“毒草”这个词有些吓人。因为它被人们赋予了一些本不该有的含义。在管弦的书中，毒草只是自然界中的一种客观存在，跟人类及各类飞禽走兽一样，是生命体的不同形式。书中的毒草，有的全株有毒，有的部分有毒，有的只是有毒副作用。它们都是一些很纯粹的植物。这才是对“毒草”的正解吧。

毒草是可怕的，因为它会要人命。书中有很多故事，都说明了这一点。如南唐后主李煜死于牵机药(马钱子)，炎帝神农氏和战国时的韩非子均死于钩吻(断肠草)，《水浒传》中的蒙汗药(曼陀罗)动辄将人撂翻，然后就有了杀人越货的勾当。这样的毒草，毒得惊心动魄，毒得祸国殃民。

毒草也是可爱的，因为它能救人。通过专业而严格的方法精心炮制，马钱子能治疗风湿顽痹、麻木瘫痪、疽疔肿痛等症；乌头有强心作用，甚至可以“回阳救逆”；钩吻也可“破瘀积，除脚膝痹痛，四肢拘挛，恶疮疥虫”。这样的毒草，毒得神奇巧妙，毒得利国利民。

害人的毒草和救人的药草能够完美地统于一体，这就是毒草的独特！还有一些有毒的草，对一些生命体有毒，而对另一些生命体无毒，比如雷公藤，对人、犬、猪及昆虫有大毒，但对羊、兔、猫、鱼无毒，这就是毒草的趣味。

中国传统医学中的“以毒攻毒”，说的就是毒草的价值。相对于人类给有毒药草打下的种种恐怖的标签，《毒草芬芳》想告诉我们的，是，毒草是无辜的，害人的是人，吓人的也是人，都不是草。毒草是自然界中的一类存在，只要你不故意招惹，它们就不会伤害你；只要你懂得并善待，它们就会给予你足够的回报。

发现毒草的魅力，让人识得毒草，趋利避害，成就了这本书的魅力。

《毒草芬芳》管弦著 人民出版社出版

感受毒草的魅力

谈有所得

——读管弦《毒草芬芳》有感

起马观书

《百年巨匠：校园版·鲁迅》

范迪安主编，郭征南著，山东美术出版社

鲁迅，这位著名的文学家，曾被赞誉为旗手、战士、孺子牛、民族魂。他的作品曾大量被选入教材，拥有广泛的读者。关于鲁迅的出版物举不胜举，这本小书下了大功夫，简洁、丰满、有趣地重构了一个鲁迅。

本书从这些经典的代表作而延伸讲解了他一生的奋斗与追求，通过一个个富有生活气息的小故事，呈现了一个可亲可敬的鲁迅，拉近了一代文学巨匠与小读者们的距离。作为面向学生的读物，该书语言活泼、图片丰富，以多样化的表现形式，全方位地引导孩子们充分领略鲁迅的人格魅力，深入体会中国文化艺术的精神内核，使小读者们得到优秀文化的滋养。

《深海浅说》

汪品先著，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

深海，是新世纪谈论的新题目。大海究竟有多深？深海中有生物吗？深海的底部是什么样子的？

地球上 97% 的水集中在海洋里，而海洋占据了地球表面的 71%，但直到 20 世纪后期，人类才开始真正深入海洋内部。本书以深海研究的历史为线索，介绍了海底的热液与冷泉、地震与火山、矿物资源与生物圈等基础知识，并通过海洋与地球板块运动的关系、影响全球气候变化的规律等宏观问题的讲解，说明海洋对于地球、对于人类自身的重要性。全书以富于趣味性的事例和严谨的科学理论，深入浅出地解说海洋科技与海洋文化知识，并展现了人们探索海洋的智慧与勇气。

李慕尚

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，三位航天员将首次在轨驻留 6 个月。航天员王亚平出征前答应 5 岁的女儿，要为她和她的同学们“摘星星回来”。同日，有网友拍到了神舟十三号划过北京上空。神舟十三号，在一片星河中熠熠生辉，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！

这份心中有日月的浪漫，让我想到了李白的《夜宿山寺》：“危楼高百尺，手可摘星辰。不敢高声语，恐惊天上人。”

突然有了去翻翻《古典诗词艺术探幽》的冲动。这本封面满是艳丽桃花的书，是 1982 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，作者艾治平。这本书，也是我对古典诗词爱好的一个启蒙，在我心中一直有着一个特殊的位置。

由于时间较为久远，书已经有些发霉发黄了。看到今天外面阳光灿烂的样子，于是有了把一些旧书清理出来晒一晒的冲动。阳台防盗窗正好伸出去有五六十分公，找来了几块厚纸板垫在下面，10 几本书就这样一字摊开了来晒。也记得有人说过，其实书不用晒在阳光底下也是可以的。

我其实不算是一个真正爱书的人。由于家里房子面积不大，不少的书，还来不及等它霉变，就被我扔了。但是，这么些年过来，总有那么几十本书，是我舍不得扔的。

晒书，是一种个人行为，但其实也更是一种集体行为。从媒体上得知，今年，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，国家图书馆(国家古籍保护中心)，就在全 国广泛开展了“诗书继世， 察古知今——2021 年中华传统晒书活动”。北京市西城区，也在今年的 10 月 10 日，开展了“初秋西城美，书香溢满城——第四期晒书节活动”。类似这样的一些活动，给那些爱书惜书的人提供了晒书换书、交流心得、推荐好书、爱心捐赠的平台。

有人说晒书的“晒”，是从英文的“share”音译过来的，也即“分享”的意思。但其实晒书，源于中国代代相传的生活习俗，是中国特有的读书文化。晒书，又可作“曝书”。在我国至少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。《穆天子传》中就有“天子东游，次于雀梁，曝蠹书于羽林”的记载。东汉崔寔《四民月令》云：“七月七日，曝经书及衣裳，不蠹。”这说明魏晋时期我国就有了晒书的习俗。

南朝时期的小说集《世说新语》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：相传晋朝有一位叫郝隆的文人，在七月七日这天，富豪们都在室外阳光下晒鲜亮华丽的衣服和昂贵的财物的时候，他索性解开衣带，把自己的肚皮露出来“晒”，当别人问他在晒什么的时候，他淡定地回答：我在晒书呢！除了《世说新语》所讲述的郝隆的故事，在很多名著中，我们也能看到晒书的情节。比如四大名著之一的《西游记》里，就曾记载过唐僧师徒四人取经回来路过曝书山，结果遭遇暴雨，经书被大雨淋湿，于是乎师徒们将经书放置在山顶上的石板上进行晾晒。

我国古代各地晒书节的时间并不一致，除了上面说的七月七日这天外，也有说是六月六日的。与郝隆相似的是，康熙年间，著名学者朱彝尊满腹经纶，他在六月初六这天袒肚露胸晒着太阳，谓之晒书，被微服出巡的康熙看见。后康熙经与之交谈和面试，封其为翰林院检讨，负责纂修明史。此后，读书人都要在这一天晒晒书，晒字画，就叫做“晒书节”。清人潘耒有《六月六日晒书诗》，诗中写道：“三伏乘朝爽，闲庭散旧编。如游千载上，与结半生缘。读喜年非蠹，题惊岁又迁。呼儿勤检点，家世只青毡。”我们看到了如他这样的读书世家(“青毡”)，长辈们领着子女晒书的情景，历历如在眼前。

随着科技的发展，人们的阅读习惯在改变，看纸质书的人越来越少了，很多晒书的习俗也就慢慢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。不过，我们也很欣喜地看到，近年来各地举办的晒书活动在不断地增多，晒书的表现形式越来越丰富了，参与晒书活动的人也越来越多了。古人真诚爱书、惜书之情确实是应该代代相传的，因为书中也有着日月星辰般的浪漫。而晒书本身，其实也是一种文化、一种值得我们不断传承和保护下去的习俗。

悦读